



欧阳

才到小暑，热的感觉骤然附身，想着去树底下打个凉，结果“阴凉地儿”也冒热气，林荫道上人迹稀疏。看到初心不改的少年，仍在边上的体育场狂奔乱跳，顿感肌体老化，收起不服的壮心。背着汗返回，发现小区门口那些冬日里都坚守岗位的棋士及其军师们竟然都不在岗，树下涂抹着楚河汉界的象棋空无一人影——大约是真的热了。

刮风下雨的南方不时传来一些与天奋斗不太其乐无穷的消息，让胸怀天下的侠士揪心。老天爷还真是添乱，本来就热得有些燥了，还非要升高穿透皮肤入心的温度折腾人……

睡眠不好，夜半少不了胡思乱想，也不知道是时间还是事的原因，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却还是没有甩掉浮躁的心绪。孤守台灯，梳理过往绘的画卷，也理不出头绪，反倒是残存着不少炎炎夏日的怀念。

遥想少年时代，对夏日总是有些期待的，盛夏山里各种野果分时成熟，蘑菇、山菌雨后纷呈，即便没有这些，密林之下听山风演奏自然的噪声，一阵急、一阵缓，似有序又似随意，间或高天云山突然崩裂，聚雨倾泻，屋檐下正踌躇顾间，彩虹飘临，清风洗面。特别是山溪、河流，每到夏日，赤裸相戏亲密无间。而雨季的复归，使得春冬平缓静谧的河水嚣张起来，激流奔涌无忌，各个星月寂静的夏夜，河流肆意欢愉的歌声都能从数里之外游走到幻想的床底，安详的涛声相伴夏日的梦园，银河下仿佛只有自己的存在。

待到文明着色，文人情怀替代了果实成熟季节的期待，一杯茶、一壶酒，一部残破的书卷，人在繁茂成荫的大树下，心跟着和煦的风去漫游未知的世界……终于，在文人的诱惑导引下，躯体也跟着梦想踏进了城市。

无梦的夏夜

置身人为雕琢的“自然世界”，从校园到胡同到大街，有很多时候，折返点都是书店。我很少买书，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对文字构建的领域都充满着赤子般好奇的欲念。

本来我是有些讨厌北京的，春日的黄沙和冬日的干燥，还有煤球燃烧蔓延空气的粉尘，都让人生厌。然而在大学快结束的夏天，因为决定和北京说再见，当大家都奔去外地实习游玩，我选择了留下来闲转。整整两个多月，除了偶尔有从建国门步行到人民大学之类的徐霞客行为外，上午读书聊天，晚上闲聊读书，有“公费”月票的我几乎每天下午都去玉渊潭游泳，那些绿得发光的树叶，每天都给我不一样的愉悦。

“没有南方的潮湿，但美得像南方一样。”邻校的同学明华得知我的感触后，在随后的周日清晨拉我去了圆明园，还没有“修复”的荒野荷叶蔓草杂生，残石、松树伴着无序的花开，被笼罩在水烟晨雾的纱幕里，直到日出驱散雾霭，鲜亮的色泽满目，遍野迷乱心智的美色。

后来的梦影，在山林野花之外，多了人文，自然相伴的光影，我留在了北京。

随着圆明园早已失去了自然的容貌，这些年水泥积木构建的世界越来越大，城市里所有的响动都带着人为的痕迹，连风吹雨打和杂生的乱草都不像是自然的馈赠，上帝的影迹似乎正销声匿迹。听说远在数千里边陲的故乡，昔日的河流也变得桀骜不驯：虽然因为水电的发达变成了溪水，却没有少了洪水肆虐两岸良田的纪录。

我主观地认为，自己是在自然中长大的，岁数长着长着不知道怎么就失去了对人文的向往，那些有闲暇驱动铁匣子出城混迹泥土和杂草的人为什么不在都市里留点人不去染指的地域儿呢？夜晚回到自己把持的笼子里，不知道他们会做什么样的梦。

可能是不适应自己曾经追逐过的世界了，自己有时候还有点压抑，忍不住会小心地作大声呼喊状，但在嘈杂的城市丛林中自己都听不见那个声音，这让俺不时焦虑一下，结果是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有点烦心。

如今炎夏又来，躲进窗户关闭、空间封闭的空调格子间，即使能想起遥远的松涛，也是辗转难眠，曾经有梦的夏日变成了烦躁的长夜，天上星辰之光依旧，地上车轮掀起的风噪声和雾霾也依旧……

一盘土炕，两床薄被，中间搁一炕桌，桌上一盏高脚油灯。墙上一幅边区地图，南窗下一张简陋的木桌和一把椅子。这便是当时所有中央首长办公室兼寝室的“标配”了。

讲解员说了一个故事。毛主席席日理万机，仍不忘教育卫兵们识字。先从“一二三四”教起，教了写法又说道理：一是指一个人要一心一意，要一心为了老百姓，一意跟党干革命。二是指两种战争，古今中外打仗无数，打来打去只有两种，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我们红军和共产党要用正义战争打败非正义战争。三是指三大纪律，革命队伍没有纪律不行，没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打不了胜仗。四是指导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还要做好四件事：一要宣传和发动群众一起革命；二要建立工农武装当我们的后备军；三要建立革命政权；四要建立地方党组织。

水有源，树有根。站在“红都”，我看到党的领袖们生活如此简朴，与属下和人民是如此亲近，而在战略决策上又是如此高瞻远瞩，寒窑通宇宙，陋室察乾坤。

简朴才能亲民，亲民才得人心，一心为民而不图私利，才能不为浮云所蔽，终将战胜一切只重私欲或仅代表权贵与富豪利益的政治对手。



名侦探的“画风”该是什么样子？

赵春青画

舒年

改编自南派三叔同名悬疑小说的《老九门》正在热映，在网络上点击率轻松破亿，同样是破解矿山之谜，笔者不禁想起多年前读过的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矿藏之谜”。

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罗，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这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他们的事件如同模板一样，为后来者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

推理小说难登大雅之堂？

上大学的时候，教文学史的“老夫子”曾对着睡倒一大半的阶梯教室大发感慨，“你们要趁着大好青春多读文学名著，等以后工作了，回到家累了，也只能看些武侠和推理小说消遣了。”

听着是那么回事儿，但细想又觉得不对

雨一直下

这几天，一睁开眼，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看雨，我的朋友圈被“淹”了。雨一直在下，将近一个月了。

雨，漫无边际地扯着帘子，大山、田野、村庄、道路，在雨的世界中无奈地叹着气，只有小河异常欢快。雨，仿佛从来没有停过，朝朝暮暮，黑夜白昼。昼夜似乎没了界限，都在雨的时间轴里行进。

“所有人都去大好了，24小时守着。”几个圩破了，圩里的村子群众早转移了。”“县城边的圩凌晨漫破，县城一半在水里了。”“所有的圩都破了，全县民兵上长江大堤死守。”“长河成了悬河，解放军来了。”这几天，几百条关于水的信息在朋友圈里闪过。我想到了自家的老屋，不免担忧起来。

故乡河湖勾连、水网密布，是沿长江地带的鱼米之乡。在上世纪末改革开放大潮中，故乡仍保持着千年农业传统，一年种双季水稻和一季油菜或者小麦。很多乡人过着候鸟般的生活，农闲去邻省的工厂里打工，农忙回家收种农作物。那条名叫干滩的小河，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干滩发源于山中，山泉水和雨水是河水的主要来源。秋冬水少，孩子们喜欢在河滩上玩耍，在那瘦成一条小河沟的水上嬉戏；春夏时节，小河水满，摸鱼捕虾是我们的最大爱好。用石头垒起小水坝，用自制小鱼网拦鱼，都是夏日趣事。有一年，黄梅雨下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夜之间，河上那座木质小桥被冲得只剩下一截木桩，孤零零地站在浑浊咆哮的河水之中。那条平时被我们“欺负”的小河，怒气冲天，裹挟着进入河道的一切，冲向远方。发怒的小河让我印象深刻。之前那么轻柔的小河，水流潺潺，秀气地在河道里左转右挪，仿佛怕人似的。有人在河道上游挖沙子做房子，有人在河道里挖水沟以方便取水，还有人把河道当下水道倾倒垃圾和污水。小河都没说什么，只是带走污垢，送来清流。可是，河水一旦借助雨水和山洪成了势，就显出它的威风来。与大江大河比起来，干滩还是温和，它流向的湖泊和长江却是一汪大水。

水，是江南水乡的构成元素。离乡多年，故乡在我的记忆中始终是一幅青山罩翠水漫漫的景象。冬暖夏凉的井水，挂在半山的如翡翠般的水库，流经茶园、果园和稻田的水圳，穿城镇而过的清澈小河，还有烟波浩渺的湖，以及那浩浩荡荡的长江，这些

水构成了我梦中的江南水乡。水，还是鱼米之乡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是梅雨，在乡人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故乡流传的谚语有“禾田易做，五月



本文插图 赵春青

比如“故事中不能有恋爱成分”，这年月，没有点朦胧爱情恐怕观众不买账，君不见《基本演绎法》里的华生，已经变成华裔女士；“一部作品里只能有一个侦探”，侦探间的斗智斗勇似乎更令读者和观众喜欢；“不应以死者其实是自杀或意外死亡收场”，范·达因是更老的柯南·道尔，在《雷神桥案》中，设计的结局就是受害人自杀以陷害他人；“凶手不得以大型犯罪组织为后台”，《疑犯追踪》里的

出手帮助孤女寡母，保住后者的性命和财产。

真正值得回味的推理小说，不只有精妙的手法和严谨的推理，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现了社会百态。

墨守成规，本来就不是文艺作品的应有面貌，推理作品亦然。

推理背后的“社会百态”

然而，范·达因的“20条军规”中，还是有不少得以被同行“贯彻始终”，比如，“必须明确、公正地将所有线索呈现给侦探与读者”、“不得使用占卜等超能力来确定嫌疑人”。这就使得读者或观众，其实与侦探收集到的是同样的信息，处于同一平台上，同时进行推理。推理小说，与其说是嫌疑人与侦探之间的智力竞赛，不如说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竞技。

美国推理小说之父范·达因，曾为推理小说写下“20条军规”，认为推理小说就像是一场智力竞赛，竞赛弱勢没有规则，何来公平可言。这“20条军规”中，很多早已在小说或影视作品里被突破，特别是同类影视剧，因为后者往往需要更为宏观的故事架构。

名侦探就像工业时代乃至后工业时代的正文化身，不用刀光剑影，而靠缜密推理和唇枪舌剑。每个读者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侦探，一个侠客的英雄，疾恶如仇。他们智慧过人，东野圭吾笔下的神探伽利略，理工男物理学知识精湛；他们行侠仗义，福尔摩斯屡屡

出手帮助孤女寡母，保住后者的性命和财产。

真正值得回味的推理小说，不只有精妙的手法和严谨的推理，更重要的是，它们展现了社会百态。

日本推理作家松本清张的《点与线》，被称为世界十大推理小说之一，案件背后是令人咋舌的营营舞弊，最终的结局，是事情的真相就此泯灭，幕后主使反被加官晋爵。区区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侦探或警探，还是无力改变很多事情。

松本清张的写作风格影响了足足一代人，也令后来者知道，在延续对社会形态关注的同时，一样可以“脑洞大开”展开想象。比如宫部美雪的《火车》，折射了弱小女子面临的世态炎凉和人性冷漠。

即便是受推理小说深刻影响的影视作品，也延续了对社会形态的关注。比如动漫《名侦探柯南》中，向福尔摩斯致敬的剧场版《贝克街的亡灵》，在历代19部作品人气投票中得票位居第二位，拷问的则是“世袭制”。

公平有时更重要

现在，新的推理类小说，成功者并不多，反倒是类似的影视剧备受追捧。但是，许多情节，都能找到上个世纪，甚至上上个世纪风靡的推理小说的影子。比如，当侦探们对着建筑物设计图寻找蛛丝马迹时，资深“推理粉”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六个字——“诺伍德建筑

真正的侦探，不仅能破案，也能洞悉这一切。推理可以找到真相，但真相有时又是那么无力。

就如同在“东方快车”的结尾，大侦探波罗最终放过了12名嫌疑人，“由于结论都已经摆在你们面前，我可以荣幸地告退了。”

这就是名侦探应有的“画风”。



人生最糟糕的不是失去爱的人，而是因为太爱一个人，而失去了自己。

赵春青画

告别“耻于启齿”

文宇

见过各种建筑TOP排行榜，如世界最漂亮的教堂、音乐厅、博物馆、市政厅之类，见过最亮丽的公厕排行榜吗？

一家知名网站推出2015全球绿色公厕设计TOP10，惊艳亮相的有挪威艾于兰的观景公厕，瑞士洛桑的透明公厕，新西兰惠灵顿的毛毛虫厕所，法国的稻草厕所，英国伦敦温布利镂空造型公厕，美国得州科罗拉多银行公园钢板圆柱公厕，瑞士乌斯特市马赛克集装箱式公厕等。

调侃公厕，放在几十年前，几乎不可想象。改革开放之初，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最头痛的就是公厕数量寥若晨星，卫生条件不堪入目。曾有人形容在北京公厕的如厕体验，“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全国劳模传祥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握手的传奇故事，成为那个时代国家领导人倡导尊重普通劳动者的标志性事件，也提示后人当时淘粪工在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

公厕是一面镜子，映射出都市的治理水准；公厕是一扇窗户，透视着居民的文明素养。如果一座城市得意地向外人炫耀着自己光鲜的现代楼宇，同时，也能自信地向外人展示小街巷内整洁的公厕，大致才称得上城里人的现代都市。

而公厕变奏曲不止这一乐章，对特殊人群的细节关照，让不少人渐渐体会到，原来轻松如厕也是人的一项“权益”。

在公厕蹲位数量设计上更加体贴女性，为残障人士设置专用卫生间，增加婴儿护理台等，公厕设施的温馨之变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

最近，“中性厕所”或“性别友善厕所”在北京等地陆续低调现身，这一来自西方国家的“奇葩”到了中国，似乎被有意淡化其性别歧视的意义，而更被注重其实用，即方便异性陪同残疾人、老幼等人群如厕。

于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场景出现了——1983年，中国国家旅游局召开旅游厕所工作会议，这堪称世界旅游发展史上第一次“国家级”旅游厕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拨

款专解决旅游景区厕所问题，大有“举国家之力”解公厕燃眉之急的架势。

今天，在贴有“来也匆匆、去也冲冲”提示语的水冲式厕所内，许多年轻人想不出之前的旱厕什么样子，想象不出多年前城市环卫卫士的工作之一是淘粪和背粪。当时，“宁愿一人脏，换来万人净”的全国劳模传祥与国家主席刘少奇握手的传奇故事，成为那个时代国家领导人倡导尊重普通劳动者的标志性事件，也提示后人当时淘粪工在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

公厕是一面镜子，映射出都市的治理水准；公厕是一扇窗户，透视着居民的文明素养。如果一座城市得意地向外人炫耀着自己光鲜的现代楼宇，同时，也能自信地向外人展示小街巷内整洁的公厕，大致才称得上城里人的现代都市。

而公厕变奏曲不止这一乐章，对特殊人群的细节关照，让不少人渐渐体会到，原来轻松如厕也是人的一项“权益”。

在公厕蹲位数量设计上更加体贴女性，为残障人士设置专用卫生间，增加婴儿护理台等，公厕设施的温馨之变在我们身边悄然发生。

最近，“中性厕所”或“性别友善厕所”在北京等地陆续低调现身，这一来自西方国家的“奇葩”到了中国，似乎被有意淡化其性别歧视的意义，而更被注重其实用，即方便异性

陪同残疾人、老幼等人群如厕。

于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场景出现了——1983年，中国国家旅游局召开旅游厕所工作会议，这堪称世界旅游发展史上第一次“国家级”旅游厕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拨

款专解决旅游景区厕所问题，大有“举国家之力”解公厕燃眉之急的架势。

最近，“中性厕所”或“性别友善厕所”在北京等地陆续低调现身，这一来自西方国家的“奇葩”到了中国，似乎被有意淡化其性别歧视的意义，而更被注重其实用，即方便异性

陪同残疾人、老幼等人群如厕。

于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场景出现了——1983年，中国国家旅游局召开旅游厕所工作会议，这堪称世界旅游发展史上第一次“国家级”旅游厕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拨

款专解决旅游景区厕所问题，大有“举国家之力”解公厕燃眉之急的架势。

最近，“中性厕所”或“性别友善厕所”在北京等地陆续低调现身，这一来自西方国家的“奇葩”到了中国，似乎被有意淡化其性别歧视的意义，而更被注重其实用，即方便异性

陪同残疾人、老幼等人群如厕。

于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场景出现了——1983年，中国国家旅游局召开旅游厕所工作会议，这堪称世界旅游发展史上第一次“国家级”旅游厕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拨

款专解决旅游景区厕所问题，大有“举国家之力”解公厕燃眉之急的架势。

最近，“中性厕所”或“性别友善厕所”在北京等地陆续低调现身，这一来自西方国家的“奇葩”到了中国，似乎被有意淡化其性别歧视的意义，而更被注重其实用，即方便异性

陪同残疾人、老幼等人群如厕。

于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场景出现了——1983年，中国国家旅游局召开旅游厕所工作会议，这堪称世界旅游发展史上第一次“国家级”旅游厕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拨

款专解决旅游景区厕所问题，大有“举国家之力”解公厕燃眉之急的架势。

最近，“中性厕所”或“性别友善厕所”在北京等地陆续低调现身，这一来自西方国家的“奇葩”到了中国，似乎被有意淡化其性别歧视的意义，而更被注重其实用，即方便异性

陪同残疾人、老幼等人群如厕。

于是，全世界绝无